

# 加拿大的原住民族真相和解委員會\*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This means that one must guard against such simplistic platitudes as ‘to forgive is to forget’. It is also crucial not to fall into the error of equating forgiveness with reconciliation. The road to reconciliation requires more than forgiveness and respectful remembrance. It is, in this respect, worth remembering the difficult history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Afrikaners and white English-speaking South Africans after the devastating Anglo-Boer/South African War (1899-1902). Despite coexistence and participation with English-speaking South African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that followed the war, it took many decades to rebuild relationships and redistribute resources - a process that was additionally complicated by a range of urban/rural, class, and linguistic and other barriers. Reconciliation requires not only individual justice, but also social justic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1998: 117)

## 前言

加拿大從 1870 年開始廣設「印地安住宿學校」(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IRS)，直到 1996 年，總共至少有十五萬名原住民族孩童被迫就讀；他們離鄉背井來到教會學校，多半是被硬生生地從家裡帶走。這些小孩除了被強迫灌輸同化教育，共同的經驗就是身心上遭到的霸凌，特別是因為講母語、堅持自己的信仰或習俗，往往在廣庭大眾下被羞辱、體罰，更駭人聽聞的是，不少學生在學校被性侵害，至少有六千的小孩未及長大離奇死亡，許多學校還有墓園，一堆堆沒有墓碑的坏土，留下斑斑血淚的痕跡<sup>1</sup> (Angel, 2012: 200; Montgomery, 2015)。

根據加拿大政府的估計，目前還有 90,6000 名唸過住宿學校的原住民在世；截至 2008/8/4 為止，政府已經收到 94,758 份要求賠償的申請書(Cassidy, 2009: 49)。禍延子孫，給原住民族社會帶來無窮的傷害。面對集體求償的官司，在金錢的考

---

\* 發表於台灣發展研究學會、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主辦「第八屆發展研究年會：環境與永續發展」，台北，台灣大學地理學系館，2016/10/15-16

<sup>1</sup> 有關於加拿大的原住民族政策，見 Anaya (2014)、Hedican (2013)、以及 Cardinal (1689)。

量下，加拿大政府被逼在 2008 年成立「原住民族真相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 )，並在 2015 年完成調查、公布報告。本文嘗試理解委員會成立的背景、運作的方式、調查的結果、以及後續的處理，希望能有助於政府規劃類似的機構。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先介紹本文的概念架構。

早先，我們曾經根據先前有關於原住民族的漁獲權、以及自治權的研究(施正鋒、吳珮瑛，2014；施正鋒，2016a：262)，提出一個轉型正義的概念架構(施正鋒，2016b)。在這裡，我們依據 Nagy (2014) 所提供的觀察，針對加拿大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草繪了一個概念架構圖(圖 1)。我們如果將政府與原住民族所簽訂的和解協定、以及真相委員會的設置當作想要解釋的現象(Y)，那麼，可以分別由原住民族的要求(demand)、以及政府的妥協(supply)來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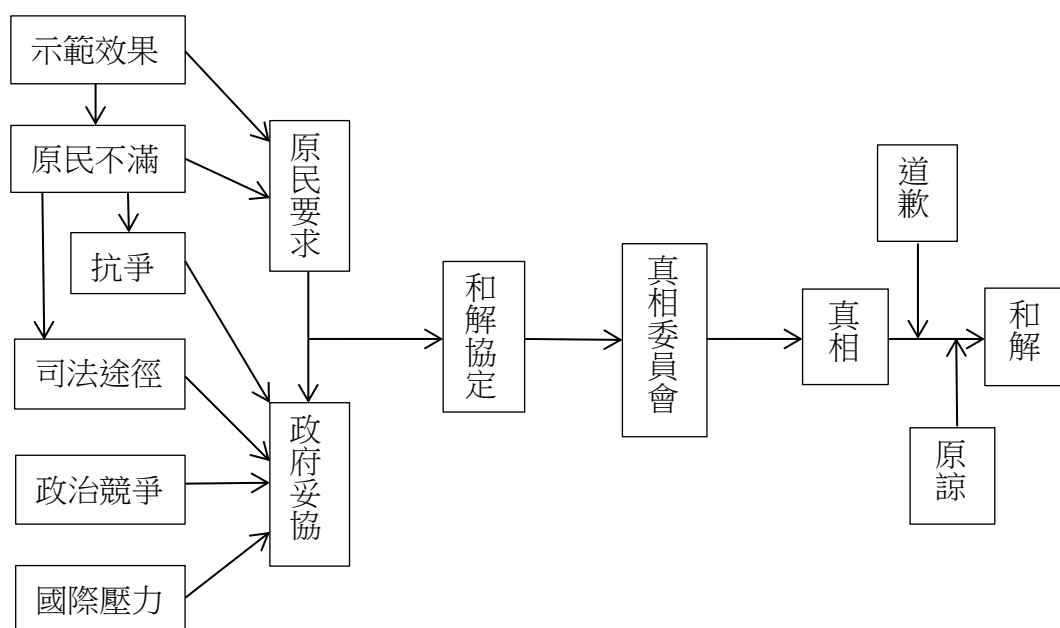


圖 1：加拿大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概念架構

就原住民族的立場來看，整體而言，長期以來的白人殖民統治並未完全去除，而印地安住宿學校形同文化滅種，政府並未積極處理」甚至於刻意漠視，菁英們當然強烈不滿。由於國際社會對於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關注蔚為主流，特別是聯合國推動『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給加拿大的原住民帶來鼓勵，而南非民主化成立的真

相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也有示範效果<sup>2</sup>。在高度期待與實際際遇的落差下，原住民族開始採取手段表達訴求，包括抗爭、以及司法途徑。

就政府來說，朝野政黨面對魁北克省割席而去的壓力，不得不正視原住民族的呼聲；如果說抗爭代表權力政治，司法途徑則有鉅額侵權賠償的風險。就國際場域而言，加拿大原住民族一向獨領風騷，相對之下，政府則對於研議中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有所保留，聯合國頗有微詞；另外，加拿大在形式上原為英國領地，在 1980 年代積極推動憲法「回歸本土化」（repatriation），英國接到原住民族告狀，必須跟在渥太華的聯邦政府曉以大義<sup>3</sup>。另外，朝野政黨對於原住民族的態度略有不同，一般而言，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對於原住民族的訴求嗤之以鼻，而自由黨（Liberal Party）政府比較願意傾聽配合（附錄 1）。

## 歷史發展

加拿大的原住民族住宿學校是白人傳教士宣教工作的一部分，第一所是法國教會在 1620 年於東部成立的，屬於自願性質，不過，因為原住民族父母不願意把小孩子送去唸書，因此辦得不是很成功；在 1830 年代，英國教會、及衛理會（Methodist）分別在安大略省分別設置一所原住民學校，當加拿大於 1867 年正式建國，政府開始補助這兩家學校，接著又於 1883 年出錢在西部成立了三所，到 1996 年廢除為止，前後總共有 135 所（Arsenault, 2015: 5）。

表面上，政府協助教會創辦這些學校的用意是提供原住民小孩教育，共同的目標是開化化、並皈依為基督徒，然而，真正的動機是視之為同化政策的工具，教導他們歐洲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化、社會、道德、以及宗教規範，以切斷他們

---

<sup>2</sup> 有關於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的研究相當多，譬如 Graybill (2002)、Shea (2000)、以及 van Vugt 與 Cloete (2000)。

<sup>3</sup> 又如自由黨政府原來對於談判意興闌珊，後來，在第一民族議會大酋長 Phil Fontaine 在 2005 年接受總理 Paul Martin 邀請，陪同前往梵諦岡參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Pope John Paul II) 的葬禮之後，司法部才態度丕變 (Nagy, 2014: 209)。

跟族人的羈絆；另外，兩者也都相信，透過教化可以降低抗爭、及犯罪率也就是用來「終結印地安問題」(Cassidy, 2009: 47; Arsenault, 2015: 5; Shelley, 2014: 6)。

學校設置的法源是『印地安法』(*Indian Act, 1894*)<sup>4</sup>，以符合當年跟原住民族簽訂條約提供教育的承諾，不過，實施的對象不限於有分的印第安人 (*status Indian*)，還包括 *Inuit*、以及 *Metis* 的小孩 (Cassidy, 2009: 48)。當政府充分掌握原住民族人口之後，在 1920 年修訂『印地安法』，強制 7-15 歲之間的孩童必須念一般學校 (下課後可以回家)、還是住宿學校；由於當時的住宿學校招生有困難，政府派訓導主任 (*truant officer*) 前往部落抓小孩去遙遠的學校上學，必要的時候還可以使用武力；當然，有些父母自動把孩子送去唸書，一些父母則因為被印地安事務部 (*Department of Indian Affairs*) 的官員、或是神職人員威脅入獄、或是罰款，只好眼睜睜地看小孩被抓走 (Cassidy, 2009: 48; Arsenault, 2015: 5)。

唸過教會住宿學校的人普遍有負面的經驗，特別是苛刻的待遇、以及認同被抹去。一當這些小孩來到學校，首先就是傳統服飾、及隨身物立即被拿走，接著是剪掉辮子，再來是給與教名，當然，許多學校嚴禁族語。由於薪水很低，找不到好的老師，教學品質不佳；又由於學校沒有錢，學生有半天必須從事勞力工作，包括下田、修理、或是清掃。另外，學校的衛生條件普遍不好，從 1880 年代到進入二十世紀，天花、麻疹、流感、及肺炎肆虐，光是在 1907 年的死亡率有 25%，到了 1909 年更高達 50%，據估總共有六千名學生在學校、或是回家後病死。最難過的則是食物不足，學生只好到外面四處覓食、甚至於不惜偷竊食物，因此，由入學到畢業的感覺就是吃不飽 (Cassidy, 2009: 48; Arsenault, 2015: 5-6)。

印地安住宿學校體制不止造成親子之間的生離死別，也給族人帶來無法彌補的傷害。就部落而言，年輕人除了失去學習傳統的文化、及信念的機會，也喪失領導所需要的技能；第一代還好，畢竟他們畢業後回到部落，多少還可以從長者身上學一些東西，然而，當長輩逐漸凋零逝去，年輕世代成為父母，能傳遞給後

---

<sup>4</sup> 聯邦政府是在 1874 年開始介入寄宿學校的管理，特別是指定校長，因此，儘管這是政府委託教會辦理，法院則稱之為雙方的「合資」(*joint venture*)；到了 1969 年，政府收回絕大多數學校的管理權，教職員成為雇員 (Cassidy, 2009: 47, 49)。

輩的已經不多，原住民族的認同當然越來越淡薄（Arsenault, 20015: 6-7）。儘管政府已經關掉所有的原住民族住宿學校，帶來的無窮禍害依然肆虐，包括失業、貧窮、家庭暴力、毒品及酗酒氾濫、家庭崩解、性侵犯、賣淫、遊民、入獄、以及早逝等等社會問題（Arsenault, 2015: 7）。

許多學生在學校被欺負，卻是投訴無門。體罰司空見慣，包括打人、蛙跳、禁閉、或是禁食；有些學生因為受不了而逃走，抓回來後處罰得更嚴，好像犯人越獄一樣處置，甚至於死於逃亡過程；儘管有良心的督學向當局反映，政府卻視若無睹。最糟糕是教職員對學生的性侵犯相當猖獗，傳聞不斷，卻投訴無門，因為沒有人相信會有這種事，一直要到曼尼托巴省（Manitoba）民族議會大酋長 Phil Fontaine 於 1990 年在全國電視，以自己跟同學當年被性侵犯的親身經歷提出控訴、呼籲政府展開調查，才首度引起所謂的主流社會注意。政府於次年成立「原住民族調查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RCAP），在 1996 年的調查報告中加以揭露，社會大眾才普遍知道有這種不人道的事情發生（Arsenault, 2015: 6; Cassidy, 2009: 57-58; Nagy, 2014: 204）。

原住民族調查委員會（RCAP, 1996）在報告中呼籲政府成立特別委員會進一步展開深入調查，並建議設置收藏相關檔案、及影像資料的史料館等等。政府原本認為沒有必要那麼麻煩，在公開承認責任、並向受害者表示「難過」（sorrow）之後，只答應在「印地安暨北方事務部」（Department Indian and Northern Affairs, DIAND<sup>5</sup>）下面成立一個辦公室來支應<sup>6</sup>。部長 Jane Stewart 在 1998/1/7 宣布『凝聚力量——加拿大原住民行動方案』（*Gathering Strength: Canada's Aboriginal Action Plan, 1997*），採取四項對策：政府接受責任、成立療癒計畫、採取「另類爭端解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機制、輔以司法途徑（Cassidy, 2009: 58-66）。

---

<sup>5</sup> 從 2011 年開始稱為「原住民事務暨北方發展部」（Aboriginal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Canada, AANDC）。

<sup>6</sup> 原稱「印地安住宿學校解決單位」（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Resolution Unit），後來在 2001 年自立辦公室 Office of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Resolution Canada（IRSRC）。

在 1990 年代，這些住宿學校的受害者開始結合，要求政府還我公道，特別是採取集體求償民事訴訟（class actions）。面對繁瑣的官司<sup>7</sup>，加拿大政府走投無路，才在 2005/11/20 跟原住民族簽訂了一項原則合意書<sup>8</sup>（*Agreement in Principle, 2005*），接著在 2006/5/8 正式確認『印地安住宿學校和解協定』（*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Settlement Agreement, IRSSA*）；由於牽涉集體求償，協定還必須在 150 天內經過多數原告同意，因此，終於在 2007/1/16 獲得法院核准，於 2007/9/19 開始執行，這是加拿大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庭外和解（Cassidy, 2009: 66-67; Nagy, 2014: 200; Stanton, 2011: 4）。協定包含五大項目：共同經驗補償（Common experience Payment, CEP）、獨立評估程序（Independent Assessment Process, IAP）、療癒計畫、紀念活動、及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Arsenault, 2015: 16；朱柔若，2010）。

## 委員會的運作

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授權放在『印地安住宿學校和解協定』的附件（*Schedule "N", 2006*），時限五年。顧名思義，大目標是真相、療癒、以及和解，具體的任務如下：承認住宿學校的經驗及影響，提供受害者及其家人願意前來的安全環境，推動真相和解活動，教育大眾了解，儘可能找出完整的紀錄、保存、並對外公開，撰寫報告、提出建議<sup>9</sup>，以及舉辦紀念活動。

委員會由三人組成，其中至少一名必須是原住民族<sup>10</sup>，政府在任命之際必須徵詢第一民族議會（*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的意見。委員會設有秘書處，負責研究、舉辦活動、紀錄陳述、蒐集檔案、處理資訊、準備報告、保存紀錄、以及評估建議。委員會另外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印地安住宿學校倖存者委員會」

---

<sup>7</sup> 在 2005 年，政府及教會面對 15,000 件民事官司、以及 11 件集體求償訴訟，再加上 5,000 件循著另類爭端解決的模式求償（Nagy, 2014: 206）。

<sup>8</sup> 這是兩階段的談判，如果合意書被各方所接受，就可以著手地二階段的條約協商。

<sup>9</sup> 包括學校設置的歷史、目的、營運、及監督，對於社會、跨世代、及個人尊嚴的傷害，以及持續的遺緒。

<sup>10</sup> 相較之下，原住民族調查委員會由七人組成，其中四名必須是原住民族（Flisfeder, 2010: 4）。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urvivor Committee, IRSSC)，政府參酌第一民族議會的意見後，由倖存者組織所推派的人選當中挑選 10 人組成，必須反映區域的代表性，以便協助秘書處指派區域聯絡人。

比較特別的是有關委員會權力，除了嚴格限制在接受陳述及檔案、以及資料的存檔運用，做了相當多的負面規範：不得舉辦正式公聽會，不得進行公開調查，不得進行司法程序；沒有傳喚證人的權力 (subpoena power)，不得強迫出席任何委員會的活動；報告或建議不可讓任何人或組織涉及刑事、或是民事的責任，也不可妨礙司法程序；除非當事人同意，不可提及個人的名字 (name names)、也不可將其陳述或資訊提供他人使用。簡而言之，跟其他國家的真相委員會的最大不同，欺世盜名，就是沒有調查權 (power of inquiry) (Stanton, 2011: 6, 9)。

我們如果比較聯邦政府、省政府、及 Cree 與 Inuit 簽訂的協定 (*James Bay and Northern Quebec Agreement, 1975*)，以及與 Naskapi Indian Band 簽署的協頂 (*Northeastern Quebec Agreement, 1978*)，後來再由國會根據兩個協定通過法律 (*Cree-Naskapi (of Quebec) Act, 1984*) 來落實，可以看到『印地安住宿學校和解協定』並未經過國會立法確認。真相和解委員會或許因為設置的依據只是協定，位階太低，所以未能獲得充分授權。

因此，儘管協定上寫著，「為了確保真相和解過程的效能，政府及教會應該將手中擁有或掌握的所有相關檔案，提供給真相和解委員會使用<sup>11</sup>」，然而，不只是一些檔案已經被銷毀，由於擔心被當作獵巫的對象，政府部門多半不太願意配合，大大延宕委員會的調查工作。譬如原住民族在兩次世界大戰驍勇作戰，國防部一開頭表示很樂意幫忙研究，然而，當被問到是否當年在住宿學校提供軍事訓練課程，官員斷然繼續接觸，應該是擔心破壞原本封閉的運作方式。同樣地，皇家騎警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 雖然欣然提供報告，但是對於在邊遠地區抓原住民族小孩的行為，卻是避重就輕 (Arsenault, 2015: 21-22)。

---

<sup>11</sup> 原文是「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icacy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process, Canada and the churches will provide all relevant documents in their possessions or control to and for the use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 . .」。

根據加拿大審計長的報告（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of Canada, 2013），負責協調的印地安暨北方事務部與真相和解委員會合作不足，主要是因為協定並未定義什麼是「相關檔案」，雙方有不同認知，供需未必相符；同樣地，照說國家圖書與檔案館（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LAC）應該是國家的最高歷史檔案中心，卻表明並不負責搜尋各部會的檔案，而印地安暨北方事務部也表示這不是他們的工作，大家互踢皮球，三個和尚沒水喝。

真相和解委員會無計可施，只好對簿公堂，最後法官判決，協定上所說的「相關」字面上的意義應該很清楚，「政府部門應該彙整所有的相關檔案，以『條理的方式』（organized manner）交給委員會審視」；只不過，當委員會開始要求國家圖書與檔案館提供比較政治敏感的檔案，主管的頂頭上司文化遺產部（Minister of Canadian Heritage）、以及總理辦公室開始設限，甚至於乾脆刪減預算、禁止館員對外發言：終究，當委員會終於獲得檔案的管道，又碰到另一項挑戰，也就是檔案未經分類整理，不知從何著手、苦不堪言（Arsenault, 2015: 23-25）。

## 轉型正義形式的爭辯

轉型正義的機制不外司法審判、行政洗滌、真相調查、補償還原、及特赦除罪等，其中，真相調查是一種妥協的作法，也就是在無法將加害者起訴審判之際、又不甘心加以特赦除罪，那麼，至少透過真相委員會的設置，至少可以獲得起碼程度的真相。一般而言，民主化的國家採用真相調查，多半是因為威權體制的舊勢力尾大不掉，特別是軍頭盤據，新政府投鼠忌器，譬如拉丁美洲國家；相對之下，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民主化過程垮台，樹倒樹倒猢猻散，至少也要面對行政洗滌，也就是清算。

大體而言，國家要進行人權侵犯的調查（inquiry），除了司法程序，還可以有三種方式：（一）由行政部門、或是國會組成／聘任的特別調查委員會<sup>12</sup>，任

---

<sup>12</sup> 如果是內閣制，行政與立法合一，因此，儘管形式上由國家元首聘任，實際上是向總理提出報告。如果是總統制，國會與總統都可以組調查委員會、甚至於合組；如果是未經國會授權，總



務完成即解散，譬如前述加拿大政府在 1991 年成立的原住民族調查委員會<sup>13</sup>；(二) 常設的人權委員會，譬如成立於 1971 的「加拿大人權委員會」(Canad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CHRC)，主要是處理就業歧視的控訴，包括女性、原住民族、身心障礙、以及少數族群；(三) 進行轉型正義的真相委員會，在 1970-2004 年間，世界各國總共成立了 53 個真相委員會 (Olsen, et al., 2010: 806-807)。由於有可能不是透過總統令、或是國會立法設立，有時候很難區隔真相委員會與特別委員會的差別和在。

為了要維持起碼的公正性，大部分國家避免採取行政、或是國會調查；前者有可能是總統藉之打擊政敵、或是用來沽名釣譽，後者則往往因為朝野對立而一事無成、或是組成困難。而常設人權委員會主要是處理當下的人權侵犯，特別是有明確的加害者、以及受害者的案件，範圍比較狹隘，無法處理歷史比較久遠的歷史正義課題，尤其是在過去威權時代不可能觸及者。基本上，真相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機關，不管設在行政部門、還是國會，關鍵在於是否經過立法授與調查權，具體而言，就是傳喚證人的權力。如前所述，加拿大的原住民族真相和解委員會並沒有調查權，比較像是政府的一個諮詢委員會，建言未必會被接納。

照說，加拿大是民主先進國家，國會調查的經驗相當豐富<sup>14</sup>，而且在國際上也自詡人權保障完備，怎麼會設置缺乏調查權的真相委員會？事實上，早先原住民族調查委員會 (RCAP, 1996) 在報告中就建議政府，一定要進一步成立委員會進行公共調查 (public inquiry)，而相關人士直到 2004 年為止也有這樣的共識，到最後為何會變卦？誠然，真相調查委員會形形色色，並沒有所謂的標準模式 (Dancy, et al, 2010; Freeman, 2006; Hayner, 2001)。在加拿大，一般對公共調查委員會的理解是具有調查權，而真相委員會雖然就廣義上也可以算是公共調查委

---

統的調查委員會形同總統的諮詢顧問，譬如我國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依據『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附錄 2)，沒有調查權。

<sup>13</sup> 不過，不要與加拿大參眾兩院各有常設的原住民族委員會 (Committee on Aboriginal Peoples、以及 Committee on Indigenous and Northern Affairs) 混唯一談。

<sup>14</sup> 見 Wikipedia (2016a) 有關加拿大在 1867 年獨立以來，政府針對重大國家問題，聘任專家所組成皇家調查委員會。

員會的一種，最大的差別在功能上以公共教育為主，一言以蔽之，就是沒有調查權（Nagy, 2014）。

事實上，儘管在 1980 年代末期已經出現不少有關住宿學校性侵害、以及虐待的官司，一直要到第一民族議會大酋長 Phil Fontaine 在 1990 上電視痛訴親身經歷、要求政府進行公共調查，才引起一般老百姓的注意；只不過，當時的政府斷然拒絕，理由是「沒有必要去了解二、三、四十年前的政府為何沒有做好事情」（Nagy, 2014: 204）。在 1991 年，由於早先魁北克省爆發原住民族因為土地爭議的危機事件<sup>15</sup>，政府成立原住民族調查委員會，授權調查五百年來的原住民族及非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特別在報告中以專章處理住宿學校的黑暗面，要求政府必須公共調查，讓政府無所遁辭（Shelley, 2014; RCAP, 1996）。

政府在 1998 年向受害者道歉、大談和解，卻死不承認住宿學校體系對於原住民族整體的語言文化戕害，認為只有孤立的個人行為，也拒絕進行調查。面對政府高傲的姿態、以及切割責任的戰術，原住民族只好加緊司法手段，只不過，民事訴訟只針對個別的性侵害及虐待案例賠償，而審理過程幾乎是羞辱受害者<sup>16</sup>、甚至發生自殺的事件，加上一些教會瀕臨破產，政府的緩兵之計雖然短期有用，卻是引發更強烈的反彈，因此必須尋求其他解套的途徑（Nagy, 2014: 205）。

在 2005 年，政府一方面應付官司，另一方面展開與第一民族議會的談判，邊打邊談；相對地，第一民族議會則以民事集體求償官司逼政府上談判桌，以戰逼和（Nagy, 2014: 209）。雙方終於在達成協議，不過，政府並未同意以公共調查的方式組真相委員會，主要是因為教會促成「印地安住宿學校倖存者協會」（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urvivor Society, IRSSS）、以及「全國住宿學校倖存者協會」（National Residential Schools Survivor Society, NRSSS）等團體另起爐灶，

---

<sup>15</sup> 稱為 Oka Crisis (1990/7/11-9/26) (Wikipedia, 2016b)。

<sup>16</sup> 事實上，行政部門的另類爭端解決機制也一樣令人詬病，審查過程冗長、交叉詢問形同羞辱，受害者彷彿變成被偵問的犯人，加上補償金又沒有多少錢，原住民族苦不堪言，終於被國會要求廢止（Nagy, 2014: 207-209）。

在 2004 年召開「公共調查圓桌會議」(Public Inquiry Roundtable)，沖淡了第一民族議會的代表性，政府得以同步談判，實質達成分化 (Nagy, 2014: 209-10)。

基本上，原住民族對於真相委員會有兩種看法。首先是第一民族議會，在徵詢國際上的轉型正義專家意見<sup>17</sup>、以及參考各國的經驗<sup>18</sup>之後，主張成立強調課責、以及公共記錄的公共調查委員會；相對之下，以教會主導的倖存者團體則認為應該由下而上，把重心放在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撫慰療癒(healing)、及和解，因此比較重視草根、以及社區的參與，也就是受害者及家人的見證<sup>19</sup> (Nagy, 2014: 200, 209-10, 213)。政府及教會不希望委員會有調查權，主要是站在法律的策略考量，不希望為調查結果負責，認為社區模式是比較沒有威脅的稻草人，而第一民族議會則援引愛爾蘭的經驗<sup>20</sup>，指出傳喚證人的重要性；雙方角力的結果，表面上是兼容並包 (hybridity)，其實是消極的設計，嚴加限制委員會的權力，特別是調查權 (Nagy, 2014: 211, 214-16)。

## 由真相到和解

著手轉型正義的家設置真相委員會，最基的本假設是透過對話，可以舒緩受害者的創傷、同時也可以改善壓迫者與被迫害者的關係 (Angel, 2012: 202)。然而，就轉型正義的目標來看，如果不講程序上的民主、或是實質上的和平，那麼，即使果真釐清了真相，歷史公案終於可以閤起來，未必和解就可以水到渠成。具體而言，真相調查的立即目標是伸張正義，唯有起碼的正義才能進一步談社會和解，未必有了真相就是輕舟已過萬重山；同樣地，由真相到正義的過程，中間還

---

<sup>17</sup> 特別是位於紐約的「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Nagy, 2014: 211-12)。

<sup>18</sup> 尤其是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被視為典範。

<sup>19</sup> 當時被提到的外國例子，有關於原住民族的是智利的「全國真相和解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社區式的則有美國北卡民間在 2004 年所組成的 Greensboro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針對 1979 年五名共黨在示威過程被納粹及三 K 黨徒殺害的事件，缺乏傳喚證人的權力 (Nagy, 2014: 212; Wikipedia, 2016c)。

<sup>20</sup> 也就是愛爾蘭在 1999 年成立的「兒童虐待調查委員會」(Commission to Inquire into Child Abuse, CICA) (Wikipedia, 2016d)。

有一些必要的努力，特別是加害者公開道歉、乞求原諒，而受害者或是其後代願意原諒，否則，真相可能淪為吞噬人心的毒藥（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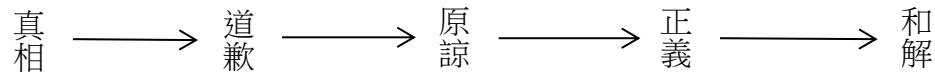


圖 2：由真相到和解

## 真相

就規範性而言，真相的起碼作用是揭露壓迫者所否認、或是隱瞞的事實，降低對於過去的欺騙，也就是撥亂反正；如果可以發揮到極限，真相則有和解及整合的功能（Nagy, 2012: 356）。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根據真相的功能，分為鐵證真相(factual, forensic truth)、個人真相(personal, narrative truth)、社會真相(social truth)、以及療癒真相(healing, restorative truth)（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1998: 110-14）。Chapman 與 Ball（2008: 144）則分為微觀真相(micro-truth)、以及宏觀真相(macro-truth)，前者是指受害者的親身見證、或是痛苦，包括特定的人權侵犯事件、人物、或是團體，而後者則是指事件發生的脈絡及原因；兩者連結起來，可以告訴我們到底為何及如何發生這件事、誰應該要負責、以及如何避免重蹈覆轍（Nagy, 2012: 356）。

James（2012）指出，由於傳統的真相調查不是由國家推動、就是由專家主導，先下手為強，目標是取得政權的正當性、以及促成國家統一，原住民族所關心的課題往往會被埋沒，因此，加拿大的真相委員會採取以受害者為中心的調查方式，而且可以有療癒的效果；不過，以這樣的方式所產生的真相，表面上看起來相當日鬮，卻是不完整的，畢竟，當主流社會刻意迴避尷尬的過去之際，委員會的調查權嚴重受限，尤其是傳喚證人的權力，也許倖存者會願意前來分享，加害者、以及受益者可以選擇緘默，那麼，原本的結構性壓迫、及不平等還是難以撼動，那倒是始料未及。

## 道歉

道歉是指加害者承認自己的犯行，祈求受害者、或是其家人原諒，同時保證不會再犯錯。根據 James (2008)，有誠意的政治道歉有八個條件：官方文字記載、指出冤屈過失、認錯接受責任、國家出面道歉、誓言不會再犯、不會要求諒解、不可言不由衷或專斷、向道歉的對象做道德互動。人家是否原諒是一回事，然而，如果沒有道歉，就沒有諒解的可能、甚至於造成更大的傷害，更不用說正義（賠償）、或是和解（Corntassel & Holder, 2008: 468; Tager, 2014: 10）。在轉型正義的過程中，道歉的位階（或順序）低於司法審判、真相調查、以及回復補償，略高於（或先於）集體記憶的重塑；就功能上來看，儘管道歉不可能完全撫慰歷史傷痕，卻至少提供加害者舒緩罪惡感的機會（Tager, 2014: 1）。

在這所謂「道歉的年代」（The Age of Apology）（Gibney, et al., 2008），道歉作為墾殖國家所支配的政治儀式，在感人的演講稿、以及華麗的紀念活動背後，原住民族的冤屈或許終於獲得洗雪，然而，往往片面被迫集體接受道歉，只會持續既有的不對稱權力關係、鞏固不平等的結構；換句話說，道歉如果沒有伴隨補償及歸還、不能從事去殖民的體制，那麼，那頂多只能有「確認式正義」（affirmative justice）、而非「轉換式正義」（transformative justice），終究，那是「廉價的和解」（cheap reconciliation）（Corntassel & Holder, 2008: 467-68; Petoukhov, 2012; Gready, et al., 2010; Rigby, 2001: 142）

## 正義

Flisfeder (2010) 認為真相與和解之間的橋樑是正義。正義可以分為「修正式正義」（rectificatory justice）、以及「分配式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兩大類：前者關心的是如何處理過去所犯的錯誤，又可以進一步分為「處罰式正義」（retributive, retroactive justice）、及「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restitutive, reparative justice）兩種，後者則是追求政治權利、經濟資源、社會地位、及文化認同的公平分配（Estrada-Hollenbeck, 2001; Roberts, 2002; Rawls, 1971; Barkan,

2000)。Flisfeder (2010: 13) 把修復式正義擴大解釋，認為只要回到原狀，就可以算是和解了。

Fraser (2005: 305) 則認為正義應該有重分配、承認、及代表三個境界，即使支配者願意進行重分配，如果不能轉換彼此之間的關係，轉型正義終究也不過是確認現有的宰制，那只是「確認式正義」(affirmative justice)；「紅花插頭前」，唯有當非原住民願意承認墾殖的本質就是「墾殖者殖民」<sup>21</sup> (settler colonialism)、接受「民族對民族」<sup>22</sup> (nation to nation) 的關係、確認「原住民族主權」<sup>23</sup> (indigenous sovereignty)，重新定義這個國家、並展開去殖民的工作，才有可能獲致「轉換式正義」(transformative justice) (EMRIP, 2013: 21; Jung, 2009; Librizzi, 2014: 188; Nagy, 2012: 358; Angel, 2012: 204; Corntassel & Holder, 2008: 468, 471-72)。

## 和解

和解的英文 reconciliation 來自宗教，也就是透過「懺悔／告解」(confession) 來獲得赦免及解脫 (Hurley, 1994)。Bashir 與 Kymlicka (2008: 12-17) 主張和解可以從技術、目標、以及規範等層面來看，進而歸納出告解、民族塑造<sup>24</sup>、以及人權等三種途徑；Crocker (n.d.: 14) 由淺到深，認為和解的境界由相安無事、和平共存，民主互惠、相互傾聽，到共享願景、相互撫慰；而 Walters (2008: 167) 則把和解分為和好的關係、無奈的順從、以及相互調和。

放在墾殖國家的脈絡，Sheppard (2013: 3-5, 10-11) 認為狹義的和解是指透過個人的道歉、原諒、以及賠償的過程，來化解人與人之間在過去的衝突；廣義的和解是指如何調整當下結構，特別是非原住民族所控制的國家政策，去除對原住民族的持續傷害、並嘗試重塑未來的集體關係；第三種和解則是主張除非通盤

---

<sup>21</sup> 見 Nagy (2012)、Park (2015)、以及 Short (2005) 有關於墾殖者殖民／內部殖民 (internal colonialism)、及「墾殖者否認」(settler denial) 的討論。

<sup>22</sup> 有關於民族對民族的探討，見 Engelstad 與 Bird (1992)。

<sup>23</sup> 見施正鋒 (2012)、Macklem (2001)、Engelstad 與 Bird (1992)、以及 Scott (2012) 對於原住民族主權的探究。

<sup>24</sup> 不管是記憶、還是遺忘 (Angel, 2012: 203)。

歸還原住民族失去的東西，包括主權、領域、及資源，彼此之間才有可能真正的和解。如果只求速戰速決、切割歷史、迴避責任，侈談和解(Shelley, 2014: 19-21)？

## 政府向原住民族道完歉又如何？

儘管加拿大是先進民主國家，還是有原住民族遭受不公不義的課題，而印地安住宿學校孩童被侵犯虐待致死，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由於白人政府成其以來刻意忽視，原住民族只好採取司法手段、進行民事求償；面對紛沓而來的官司，政府只好跟原住民族簽訂協定，在法院的見證下，同意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來處理。只不過，由於不是國會立法授權，委員會缺乏調查權，既不准傳喚證人、跟政府部門調閱檔案也是四處碰壁。如果說有比較正面的貢獻，是讓族人宣洩療傷的作用，並未觸及核心的結構性問題，為德不卒。

經過六年的運作、聽取超過七千人的見證，加拿大真相和解委員會終於在 2105 年完成報告六卷<sup>25</sup>；委員會提出 94 項建言，特別呼籲政府全力推動『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作為和解的框架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2015: 4)。儘管原住民族事務暨北方發展部長 Bernard Valcourt (2015) 在結束典禮向原住民族發表了一場文情並茂的演講，大談「和解不是原諒或遺忘、而是緬懷以及改變」，然而，總理 Harper 當天在國會接受在野黨質詢，不願意背書委員會的任何建議，並表示『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只是宣示性的文件、而加拿大憲法已經明文保障原住民族的人權，所以沒有必要再簽署<sup>26</sup> (APTN, 2015; Walters, 2015)。還好，自由黨政府在年底上台，新總理 Justin Trudeau(2015) 誓言推動委員會的所有建議，包括簽署『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似乎是遲來的正義。

---

<sup>25</sup> 報告主文共有七冊，加上摘要、見證、以及原則等三冊；見設在 University of Manitoba 的 National Centre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網站 (n.d.)。

<sup>26</sup> 聯合國在 2007 年通過『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這三個國家(加上紐西蘭)不約而同都不願意簽署 (Fraser-Kruck, 2009)。

檢視加拿大真相和解委員會的經驗，真相真的能獲致和解？南非聖公會牧師 Reverend Mpambani 分享了一個故事（Rigby, 2001: 142）：甲偷走好朋友乙的腳踏車，幾個月後，甲打算跟乙握手言歡，表示想要談談和解。乙說，我們先談我的腳踏車。甲說，暫且忘了腳踏車，我們先彈劾解。乙說，除非你先還我腳踏車，否則免談和解。幾百年來，原住民族不只是被墾殖者欺負，連傳統領域、土地、以及資源也被各種理由拿走，如果不歸還，談什麼和解？

在 2008-2009 年間，澳洲、加拿大<sup>27</sup>、以及美國政府相繼向國內的原住民族道歉，被認為是用來幫政府卸責的工具，談不上促成和解、更不用說轉型正義（Tager, 2014; Dorrell, 2009; Corntassel & Holder, 2008:478）。對於政府來說，真相是最廉價的和解方式，只要花點錢四處辦活動，在加害者、及受益者缺席的情況下，讓原住民可以大談如何被白人欺負，或可收到些許止痛療傷的心裡效果。然而，只要支配的結構沒有改變，第二天，大家眼睛睜開，還是各自過著在兩個平行空間的生活，彷彿什麼是都沒有發生一樣。難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的學者 Matt James（2012: 203）笑說，這種「準道歉」（quasi-apology）是充滿馬其維里式的政治操演，跟沒有道歉差不多。

回顧轉型正義的各種機制，對於統治者來說，真相調查是比較不傷大雅的作法。即使是這樣，如果沒有調查權，根據體制內的遊戲規則去走，要獲得起碼的真相也相當困難；身在獸欄裡面，即使有比較大的開放空間，有吃不完的糧草、看起來比較自由，畢竟還是仰人鼻息、看人臉色，不要說正義，連起碼的和解也只有虛幻的道歉而已。我們不禁要想到 Matsunaga（2016）的反思：轉型正義跟反殖民可以相容嗎？換句話說，千辛萬苦、爭取半天，終究，還是回到原點，只不過成就墾殖國家的正常化，一旦政治表演感人、歷史改寫完畢、民族塑造完成，還是回到支配與被支配的常態關係？

---

<sup>27</sup> 其實，加拿大政府前後向原住民族道歉四次，包括印地安事務助理次長 Bill van Iterson（1991/6）「代表公僕」、印地安事務暨北方部長 Jane Stewart（1998/1/7）「代表加拿大政府」、眾議院決議道歉（2007）、總理 Stephen Harper（2008/6/11）「代表加拿大政府及所有加拿大人」（Dorrell, 2009: 27-28; Tager, 2014: 2）（總理的道歉文見附錄 3）。



## 附錄 1：加拿大歷年來的總理名單

姓名	任期	黨籍
John A. Macdonald	18670701-18731105	自由保守黨
Alexander Mackenzie	18731107-18781008	自由黨
John A. Macdonald	18781017-18910606	自由保守黨
John Abbott	18910616-18921124	自由保守黨
John Thompson	18921205-18941212	自由保守黨
Mackenzie Bowell	18941221-18960427	保守黨
Charles Tupper	18960501-18970708	保守黨
Wilfrid Laurier	18960711-19111006	自由黨
Robert Borden	19111010-19171011	保守黨
Robert Borden	19171012-19200710	聯合黨
Arthur Meighen	19200710-19211229	國家自由及保守黨
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19211229-19260628	自由黨
Arthur Meighen	19260629-19260925	保守黨
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19260925-19300807	自由黨
R. B. Bennett	19300807-19351023	保守黨
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19351023-19481115	自由黨
Louis St. Laurent	19481115-19570621	自由黨
John Diefenbaker	19570621-19630422	進步保守黨
Lester B. Pearson	19630422-19680420	自由黨
Pierre Trudeau	19680420-19790603	自由黨
Joe Clark	19790604-19800302	進步保守黨
Pierre Trudeau	19800303-19840629	自由黨
John Turner	19840630-19840916	自由黨
Brian Mulroney	19840917-19930624	進步保守黨
Kim Campbell	19930625-19931103	進步保守黨
Jean Chrétien	19931104-20031211	自由黨
Paul Martin	20031212-20060205	自由黨
Stephen Harper	20060206-20151103	保守黨
Justin Trudeau	20151104	自由黨

資料來源：Wikipedia (2016e)。

## 附錄 2：『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sup>28</sup>

一、為弘揚人權理念及普世價值，落實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遵守國際人權規範，強化人權政策諮詢功能，特設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任務如下：

- （一）人權政策之提倡與諮詢。
- （二）國家人權報告之提出。
- （三）國際人權制度與立法之研究。
- （四）國際人權交流事務之研議。
- （五）提供總統其他人權議題相關諮詢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聘期二年。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或二人為副召集人，均由總統聘任之。其餘委員，由總統聘請政府機關及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代表擔任之；其中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副執行秘書一或二人，由召集人指定適當人員兼任之。

五、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主持。

六、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機關(構)、民間團體代表，與其他相關人士列席。會議紀錄並應公開。

七、本會依聯合國各人權公約之規定，定期提出國家人權報告。

八、本會之幕僚業務，由總統府及行政院相關部會派兼人員辦理之。

九、本會委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會所需經費，由總統府及行政院相關部會編列預算支應。

---

<sup>28</sup> 2000/11/30 總統核定，2014/5/30 總統核定修正（法務部，n.d.）。

### 附錄 3：加拿大總理 Stephen Harper 的道歉文（2008）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i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is a sad chapter in our history.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separated over 150,000 Aboriginal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1870'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artly in order to meet its obligation to educate Aboriginal children, began to play a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se schools. Two primary objectives of the Residential Schools system were to remove and isolate children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ir homes, families,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and to assimilate them into the dominant culture. These objectives we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Aboriginal cultures and spiritual beliefs were inferior and unequal. Indeed, some sought, as it was infamously said, "to kill the Indian in the child". Today, we recognize that this policy of assimilation was wrong, has caused great harm, and has no place in our country.

One hundred and thirty-two federally-supported schools were located in every province and territory, except Newfoundland, New Brunswick and Prince Edward Island. Most schools were operated as "joint ventures" with Anglican, Catholic, Presbyterian or United Churches.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built an educational system in which very young children were often forcibly removed from their homes, often taken far from their communities. Many were inadequately fed, clothed and housed. All were deprived of the care and nurturing of their parents, grandparents and communities. First Nations, Inuit and Métis language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were prohibited in these schools. Tragically, some of these children died while attending residential schools and others never returned home.

The government now recognizes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policy were profoundly negative and that this policy has had a lasting and damaging impact on Aboriginal culture, heritage and language. While some former students have spoken positively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t residential schools, these stories are far overshadowed by tragic accounts of the emotional,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and neglect of helpless children, and their separation from powerles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e legacy of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has contributed to social problems that continue to exist in many communities today.

It has taken extraordinary courage for the thousands of survivors that have come forward to speak publicly about the abuse they suffered. It is a testament to their resilience as individuals and to the strength of their cultures. Regrettably, many former students are not with us today and died never having received a full apology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s that the absence of an apology has been an impediment to healing and reconciliation. Therefore,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all Canadians, I stand before you, in this Chamber so central to our life as a country, to apologize to Aboriginal peoples for Canada's role in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system.

To the approximately 80,000 living former students, and all family members and communities,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now recognizes that it was wrong to forcibly remove children from their homes and we apologize for having done this. We now recognize that it was wrong to separate children from rich and vibrant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that it created a void in many lives and communities, and we apologize for having done this. We now recognize that, in separating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 we undermined the ability of many to adequately parent their own children and sowed the seeds for generations to follow, and we apologize for having done this. We now recognize that, far too often, these institutions gave rise to abuse or neglect and were inadequately controlled, and we apologize for failing to protect you. Not only did you suffer these abuses as children, but as you became parents, you were powerless to protect your own children from suffering the same experience, and for this we are sorry.

The burden of this experience has been on your shoulders for far too long. The burden is properly ours as a Government, and as a country. There is no place in Canada for the attitudes that inspired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system to ever prevail again. You have been working on recovering from this experience for a long time and in a very real sense, we are now joining you on this

journe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sincerely apologizes and asks the forgiveness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s of this country for failing them so profoundly.

Nous le regrettons  
We are sorry  
Nimitataynan  
Niminchinowesamin  
Mamiattugut

In moving towards healing, reconciliation and resolution of the sad legacy of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Settlement Agreement began on September 19, 2007. Years of work by survivors, communities, and Aboriginal organizations culminated in an agreement that gives us a new beginning and an opportunity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 in partnership.

A cornerstone of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is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his Commission present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educate all Canadians on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system. It will be a positive step in forging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Aboriginal peoples and other Canadians,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our shared history, a respect for each other and a desire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 with a renewed understanding that strong families, strong communities and vibrant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will contribute to a stronger Canada for all of us.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The Right Honourable Stephen Harper,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 參考文獻

- 朱柔若，2010。〈人權、法律、與社會學的觀照——加拿大『印地安寄宿學校和解協定書』與梅蒂斯族 (Métis) 之經驗檢討〉《台灣國際研究季刊》6 卷 1 期，頁 1-18。
- 法務部，n.d.。〈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lp.asp?ctNode=37804&CtUnit=12330&BaseDSD=7&mp=200>) (2016/7/23)。
- 施正鋒 (編)，2012。《原住民族主權與國家主權》。壽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 施正鋒，2016a。《人民的權利與轉型正義》。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施正鋒，2016b。〈中、東歐的轉型正義〉發表於台灣歷史學會、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國際會館，5 月 15 日。
- 施正鋒、吳珮瑛，2014。《原住民族的主權、自治權與漁獲權》。壽豐：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
- Agreement in Principle, 2005* (<http://www.residentialschoolsettlement.ca/AIP.pdf>) (2016/7/21)
- Anaya, James. 2014. “The Situ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Canada.”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IPeoples/SR/A.HRC.27.52.Add.2-MissionCanada\\_AUV.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IPeoples/SR/A.HRC.27.52.Add.2-MissionCanada_AUV.pdf)) (2016/7/25)
- Angel, Naomi. 2012. “Before Truth: The Labors of Testimony and the Canadi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Culture, Theory and Critique*, Vol. Vol. 53, No. 2, pp. 199-214.
- APTN. 2015. “PM Harper Won’t Implement TRC Recommendation on UN Declaration on Indigenous Peoples.” June 2 (<http://aptn.ca/news/2015/06/02/pm-harper-wont-implement-trc-recommendation-un-declaration-indigenous-peoples/>) (2016/7/25)
- Arsenault, Virginia. 2015. “Resistance to the Canadi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http://www.swisspeace.ch/fileadmin/user\\_upload/Media/Publications/WP\\_2\\_2015.pdf](http://www.swisspeace.ch/fileadmin/user_upload/Media/Publications/WP_2_2015.pdf)) (2016/7/25)
- Barkan, Elazar. 2000. *The Guilty of Nations: Restitution and Negotiating Historical Injusti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 Bashir, Bashir, and Will Kymlicka. 2008. “IntroductionL Struggles for Inclus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Democracies,” in Will Kymlicka, and Bashir Bashir, eds. *The Politics of Reconciliation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pp. 1-2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dinal, Harold. 1969. *The Unjust Society: The Tragedy of Canada's Indians*. Edmonton, Alta.: M. G. Hurtig.
- Cassidy, Julie. 2009. "The Canadian Response to Aboriginal Residential Schools: Lessons for Australi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Law: Murdoch Univers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Law*, Vol. 16, No. 2, pp. 38-71.
- Chapman, Audrey R., and Patrick Ball. 2008. "Levels of Truth: Macro-truth and the TRC," in Audrey R. Chapman, and Higo van der Merew, ed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Did the TRC Deliver?* pp. 143-68.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Corntassel, Jeff, and Cindy Holder. 2008. "Who's Sorry Now? Government Apologies, Truth Commissions, and 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 in Australia, Canada, Guatemala, and Peru."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9, No. 4, pp. 465-89.
- Cree-Naskapi (of Quebec) Act, 1984*
- Crocker, David A. n.d. "Truth Commissions,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Civil Society." <http://desa1.cejamericas.org/bitstream/handle/2015/3669/TruthCommissionsTransitionalJusticeandCivilSociety.pdf?sequence=1&isAllowed=y> (2016/7/24)
- Dancy, Geoff, Hunjoon Kim, and Eric Wiebelhaus-Brahm. 2010. "The Turn to Truth: Trends in Truth Commission Experimentatio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9, No. 1, pp. 45-64.
- Dorrell, Matthew. 2009. "From Reconciliation to Reconciling: Reading What 'We Now Recognize' i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s 2008 Residential Schools Apology." *ESC: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Vol. 35, No. 3, pp. 27-45.
- Enfelstad, Diane, and John Bird, ed. 1992. *Nation to Nation: Aboriginal Sovereignty and the Future of Canada*. Concord, Ont.: Anansi Press.
- Estrada-Hollenbeck, Mica. 2001. "The Attainment of Justice through Restoration, Nor Litigation: The subjective Road to Reconciliation," in Mohammed Abu-Nimer, ed. *Reconciliation, Justice, and Coexistence*, pp. 65-85.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Flisfeder, Marc A. 2010. "A Bridge to Reconciliation: A Critique of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Truth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Policy Journal*, Vol. 1, No. 1 (<http://ir.lib.uwo.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1&context=iipj>) (2016/7/25)
- Fraser, Nancy. 2005. "Mapping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to Representation." *Constellations*, Vol. 12, No. 3, pp. 295-307.
- Fraser-Kruck, Heidi. 2009. "Canada's Failure to Support the United Nations

-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http://www.lrwc.org/ws/wp-content/uploads/2012/03/Canada.Failure.to\\_.Support.UNDRIP.pdf](http://www.lrwc.org/ws/wp-content/uploads/2012/03/Canada.Failure.to_.Support.UNDRIP.pdf)) (2016/7/15)
- Freeman, Mark. 2006. *Truth Commissions and Procedural Fair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thering Strength: Canada’s Aboriginal Action Plan, 1997* (<http://www.ahf.ca/downloads/gathering-strength.pdf>) (2016/7/25)
- Gibney, Mark Rhoda Howard-Hassman, Jean-Marc Coicaud, and Niklaus Steiner, eds. 2008. *The Age of Apology: The West Faces Its Own Pa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Graybill, Lyn S. 2002.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Miracle or Model?*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Gready, Paul. 2010. “Transformative Justice: A Concept Note.” ([http://www.wun.ac.uk/files/transformative\\_justice\\_-\\_concept\\_note\\_web\\_version.pdf](http://www.wun.ac.uk/files/transformative_justice_-_concept_note_web_version.pdf)) (2016/7/18)
- Harper, Stephen. 2008. “Prime Minister Harper Offers Full Apology on Behalf of Canadians for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system.” (<https://www.aadnc-aandc.gc.ca/eng/1100100015644/1100100015649>) (2016/7/25)
- Hayner, Priscilla B. 2001. *Unspeakable Truths: Confronting State Terror and Atrocity*. New York: Routledge.
- Hedican, Edward J. 2013. *Ipperwash: The Tragic Failure of Canada’s Aboriginal Polic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Hurley, Michael, ed. 1994. *Recognition in Religion and Society*. Belfast: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 Indian Act, 1894*
-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Settlement Agreement, 2006* (<http://www.ResidentialSchoolSettlement.ca/IRS%20Settlement%20Agreement-%20ENGLISH.pdf>) (2016/7/21)
- James, Matt. 2008. “Wrestling with the Past: Apologies, Quasi-Apologies, and Non-Apologies in Canada,” in Mark Gibney, Rhoda Howard-Hassman, Jean-Marc Coicaud, and Niklaus Steiner, eds., *The Age of Apology: The West Faces Its Own Past*, pp. 136-53.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James, Matt. 2012. “A Carnival of Truth? Knowledge, Ignorance and the Canadi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Vol. 6, No. 2, pp. 1-23.

*James Bay and Northern Quebec Agreement, 1974*

- Jung, Courtney. 2009. "Canada and the Legacy of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Transitional Justice for Indigenous People in a Non-Transitional Society." (file:///C:/Users/Genuine/Downloads/SSRN-id1374950%20(1).pdf) (2016/7/18)
- Librizzi, M. Florencia. 2014. "Challenges of the Truth Commissions to Deal with Injustice against Indigenous Peoples," in Wilton Littlechild, and Elsa Stamatopoulou, eds. *Indigenous Peoples' Access to Justice, Including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Processes*, pp. 182-94. New Yor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Columbia University.
- Macklem, Patrick. 2001. *Indigenous Differ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Matsunaga, Jennifer. 2016. "Two Fac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Theorizing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Decolonization in Canada." *Decolonization: Indigeneity,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 5, No. 1, pp. 24-44.
- Montgomery, Marc. 2015. "Canad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Ends." (<http://www.rcinet.ca/en/2015/06/01/canadas-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ends/>) (2016/7/25)
- Nagy, Rosemary. 2014.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Genesis and Design."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29, No. 2, pp. 199-217.
- Nagy, Rosemary. 2012. "Truth, Reconciliation and Settler Denial: Specifying the Canada-South Africa Analogy."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13, No. 3, pp. 349-67.
- National Centre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University of Manitoba. n.d.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http://nctr.ca/reports.php>) (2016/7/25)
- Northeastern Quebec Agreement, 1975*
- 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of Canada. 2013. "Creating a Historical Record of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2013 Spring Report of the Auditor General of Canada* ([http://www.oag-bvg.gc.ca/internet/English/parl\\_oag\\_201304\\_06\\_e\\_38191.html](http://www.oag-bvg.gc.ca/internet/English/parl_oag_201304_06_e_38191.html)) (2016/7/21)
- Olsen, Tricia D., Leigh A. Payne, and Andrew G. Reiter. 2010.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World, 1970-2007: Insights from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6, pp. 803-809.
- Park, Augustine S. J. 2015.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Grief: Theorising a Decolonising Transitional Justice for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Human Rights Review*, Vol. 16, No. 3, pp. 273-93.



- Petoukhov, Konstantin S. 2012. "Loca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anadi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Charles Taylor or Nancy Fraser?"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Policy Journal*, Vol. 3, No. 2 (<http://ir.lib.uwo.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94&context=iipj>) (2016/7/17)
-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igby, Andrew. 2001.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after the Violence*.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Roberts, Rodney C. 2002. "Justice and Rectification: A Taxonomy of Justice," in Rodney C. Roberts, ed. *Injustice and Rectification*, pp. 7-28.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 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RCAP). 1996. "Residential Schools,"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Vol. 1, *Looking Forward Looking Back: Pt. 2. False Assumptions and a Failed Relationship*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gc.ca/webarchives/20071115053257/http://www.ainc-inac.gc.ca/ch/rcap/sg/sgmm\\_e.html](http://www.collectionscanada.gc.ca/webarchives/20071115053257/http://www.ainc-inac.gc.ca/ch/rcap/sg/sgmm_e.html)) (2016/7/21)
- Schedule "N": Mandate for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2006* ([http://www.residentialschoolsettlement.ca/SCHEDULE\\_N.pdf](http://www.residentialschoolsettlement.ca/SCHEDULE_N.pdf)) (2016/7/21)
- Scott, Tracie Lea. 2012. *Postcolonial Sovereignty? The Nisga'a Final Agreement*. Saskatoon, Sask.: Purich.
- Shea, Dorothy. 2000. *The South African Truth Commission: The Politics of Reconciliat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 Shelley, Elizabeth. 2014. "Canadian Reconcilia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http://www.swisspeace.ch/fileadmin/user\\_upload/Media/Publications/WP\\_6\\_2014.pdf](http://www.swisspeace.ch/fileadmin/user_upload/Media/Publications/WP_6_2014.pdf) () (2016/7/25)
- Sheppard, Colleen. 2013. "Indigenous Peoples in Canada: Understanding Divergent Conceptions of Reconciliation." ([https://www.mcgill.ca/isid/files/isid/pb\\_2013\\_04\\_sheppard.pdf](https://www.mcgill.ca/isid/files/isid/pb_2013_04_sheppard.pdf)) (2016/7/25)
- Short, Damien. 2005. "Reconcili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Vol. 26, No. 3, pp. 267-82.
- Stanton, Kim. 2011. "Canad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Settling the Past?"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Policy Journal*, Vol. 2, No. 3 (<http://ir.lib.uwo.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34&context=iipj>) (2016/7/25)
- Tager, Michael. 2014. "Apologies to Indigenous Peopl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Policy Journal*, Vol. 5, No. 4 (<http://ir.lib.uwo.ca/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61&context=iipj>) (2016/7/25)
- Trudeau, Justin. 2015.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on Release of the Final

- Report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http://www.pm.gc.ca/eng/news/2015/12/15/statement-prime-minister-release-final-report-truth-and-reconciliation-commission>) (2016/7/25)
-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2015. “Calls to Action.” ([http://www.trc.ca/websites/trcinstitution/File/2015/Findings/Calls\\_to\\_Action\\_English\\_2.pdf](http://www.trc.ca/websites/trcinstitution/File/2015/Findings/Calls_to_Action_English_2.pdf)) (2016/7/25)
-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1998.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South Africa Report*, Vol. 1 (<http://www.justice.gov.za/trc/report/finalreport/Volume%201.pdf>) (2016/7/24)
-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EMRIP). 2013. “Access to Justice i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HRC/EMRIP/2013/2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IPeoples/EMRIP/Session6/A-HRC-EMRIP-2013-2\\_en.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IPeoples/EMRIP/Session6/A-HRC-EMRIP-2013-2_en.pdf)) (2016/7/14)
-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07*
- Valcourt, Bernard. 2015. “Speech from the Closing Event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http://news.gc.ca/web/article-en.do?nid=984859>) (2016/7/25)
- Van Vugt, William E., and G. Daan Coete, eds. 2000. *R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A Multicultural Dialogu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Walters, Haydn. 2015. “Stephen Harper Defends Aboriginal Affairs Record in Wake of Residential Schools Report.” CBC News, June 2 (<http://www.cbc.ca/news/politics/stephen-harper-defends-aboriginal-affairs-record-in-wake-of-residential-schools-report-1.3097558>) (2016/7/25)
- Walters, Mark. 2008. “The Jurisprudence of Reconciliation: Aboriginal Rights in Canada,” in Will Kymlicka, and Bashir Bashir, eds. *The Politics of Reconciliation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pp. 165-9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kipedia. 2016a. “List of Canadian Royal Commission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anadian\\_Royal\\_Commissions](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anadian_Royal_Commissions)) (2016/7/23)
- Wikipedia. 2016b. “Oka Crisi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ka\\_Crisis](https://en.wikipedia.org/wiki/Oka_Crisis)) (2016/7/23)
- Wikipedia. 2016c. “Greensboro Massac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ensboro\\_massacre](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ensboro_massacre)) (2016/7/23)
- Wikipedia. 2016d. “Commission to Inquire into Child Abuse.” (<https://en>

wikipedia.org/wiki/Commission\_to\_Inquire\_into\_Child\_Abuse#The\_CICA\_legislation.2C\_1999-2005) (2016/7/23)

Wikipedia. 2016e. "List of Prime Ministers of Canad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rime\\_Ministers\\_of\\_Canada](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rime_Ministers_of_Canada)) (2016/7/22)